

2026年
10月18日

神州行走

編輯：關羽白 設計：陳婉怡

文／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

行山徒步、騎行露營，你我之輩或多是沉醉於青山綠意、步道風光，行色匆匆間，甚少留意腳邊草叢、竹孔牆隙、淺水幽谷間的微小生命。在福建省福州，有一位硬件設計師，十年間利用休閒時間，走遍福州金牛山、郊野公園等城市綠地，用鏡頭和筆記，累計記錄三千多種昆蟲，出版了《閩蟲記：都市昆蟲圖譜》，為閩都都市裏那些昆蟲「原住民」們留下厚厚的「戶口本」，也為城市生態研究留下珍貴的民間素材。

游弋閩都綠地錄蟲蟲「戶口本」

這位硬件設計師叫游弋。「走進大自然，看到那麼多五顏六色、稀有或常見的鳥類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」即便是坐在他家窗前做訪問時，耳邊傳來嘖嘖喳喳的鳥鳴，他也能敏銳地分辨出：「聽，這是暗綠繡眼鳥，體型很小，羽毛是綠色的，跟樹葉很像。」

最初，游弋對鳥類的興趣更大，為了解鳥類的食物，他的注意力延伸到了昆蟲身上。「鳥類通常在十米開外，甚至幾公里遠，對小朋友來說觀察難度很高。但蟲子不一樣，牠更平易近人。」游弋打趣道：「一步之遙，如果是鳥兒早就飛走了，但蟲子可能待在原地半天都不走。你看你的，牠吃牠的，你可以靜下心來慢慢看。」

「這麼豐富的物種存在，確實很神奇」

帶著這種純粹的熱愛，游弋開始在離家近的福州金牛山公園展開系統性的昆蟲記錄。「一開始我也是個『小白』，什麼都不知道。拍到幾百種的時候，感覺已經很多了，那也是最困難的時候。」因為缺乏專業背景，游弋只能滿世界找圖鑑、上各大網站交叉比對。其間他翻閱過收錄了上萬種昆蟲的專業文獻《福建昆蟲志》，也參考過上海、台灣甚至香港郊野公園的官方與民間生態網站。

五年過去，一位林業大學昆蟲專業畢業的朋友來到金牛山，得知游弋在這座看似平常的城市公園裏拍到了1,000多種昆蟲時，大為驚嘆。「當時覺得挺驕傲的，在大家都認為沒什麼東西的地方，能發現這麼豐富的物種存在，確實很神奇。」當金牛山的記錄逐漸到頂，每年只能個位數新增時，游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邊的郊野公園、森林公園、北峰、鼓嶺以及溪源宮一帶。在郊野公園觀察的兩三年裏，他幾乎一有空就去，尤其喜歡在夏天的夜裏「夜觀」。

「昆蟲愛好者有一個說法，叫『花前月下』。」游弋說。比如成片盛開的白花鬼針草，白天能吸引無數的蜂類、蠅類、蝶類和甲蟲前來訪花；而到了夜晚，許多白天躲藏的夜行性昆蟲便紛紛登場。

在不同的「小生態」裏，游弋如同在城市夾縫裏淘金。在金牛山完全見不到的物種，卻在郊野公園一個長滿竹林和灌木叢的凹陷小山谷裏大量聚集。他還曾在一株巨大的牡荊（一種草本植物）上，發現了成群美麗、修長的「吉丁蟲」——這種昆蟲在以往的許多記載中，常被誤認為是某些地區的特有種，卻實實在在地隱居在福州的荒草叢中。

AI時代的記錄新路徑

游弋生活的福州城，是一座典型的「山城+水城」。這裏有大大小小各類公園1,500多座。「一個福州郊野公園，就記錄鳥類160多種，昆蟲、兩棲爬行類超過1,500種，連福州郊野公園安保人員都會不時地提醒遊客『不要抓蟲子』。」游弋說，福州城市保留大量山體、山谷、水塘，普通人不用跑遠，在市區公園就可以做生物多樣性觀察。

近些年互聯網的發展和AI技術的興起，幫他縮短了無數摸索的彎路。當圖片積累到一定程度，他開始分類，從昆蟲綱開始，目、總科、科、屬、種，在計算機裏建立起一套嚴密的樹狀檔案文件夾。

「2024年，我的這本書出版也頗具戲劇性，原本我是去海峽書局聊自然筆記的話題，談話結束要告別的時候，我隨口說了一句『我拍了很多種蟲，都可以做圖鑑了』。沒想到這句不經意的話，當場就促成了《閩蟲記：都市昆蟲圖譜》這本書的出版。」

在這場長達近十年的「微觀」中，游弋記錄福州昆蟲種類達到三千多種，「這本身就是一個驚人的數字。」中國科協全國昆蟲學首席科學傳播家張潤志這樣評價。將三千多種五彩斑斕的昆蟲印成書籍出版，游弋說，「這是因為牠曾經在這裏出現，而我可能是唯一的目擊者。我所能做的，只有給牠拍下幾張照片。我起身離開，很可能以後都不會再看到牠，但我會記得牠。」

走出門享受不一樣的樂趣

一處十分鐘路程內的「百草園」，做些長期觀察，很可能會收穫驚喜。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昆蟲。朴童鐘角葉蜂在3月至4月左右佔據了大小朴樹；領木蜂在5月飛舞在朽木附近；紅色的悅鳴草蝨若蟲在6月至7月點綴路邊草叢；8月的蚱蜢聲充斥著每個人的耳朵……當然，還可以借助一些「蛛絲馬跡」找到牠們，比如行道樹上，足絲蟻會在樹皮縫隙裏織出白色絲線；錨阿波蜚蠊甲在海芋葉上切出圓形孔洞；天蠶蛾幼蟲把「地雷」狀的糞便悄悄扔到行道山上……

如果是「夜觀」，少不了要配上一把趁手好用的手電筒。要觀察大樹上的天牛、蟬，或者是池塘對面的蝴蝶、蜻蜓，那就需要用上望遠鏡了。有時，一隻蟲就在腳邊大聲鳴叫，卻怎麼也看不到，不用懷疑

自己的眼睛，都怪昆蟲的保護色，這時，甚至需要一台熱成像儀……

他常常參與並領著小朋友們到野外做生物多樣性觀察活動，他更願意把這樣的活動稱作「導賞」——不灌輸枯燥的知識，而是引導小朋友們去欣賞大自然的美，像做背景介紹一樣，帶孩子們認識這些「鄰居」。「有些小朋友初見昆蟲會害怕，很多恐懼來自大人不斷灌輸：蟲子有毒、會咬人。恐懼是本能，但可以慢慢脫敏。」

游弋的兩個女兒也常常陪伴左右，「小朋友都跑在前面，大人往往有思維慣性，在那些匆匆略過的角落，小孩願意蹲下來久一點，用不一樣的視角，發現被成年人漏掉的小生命。」

最緊要的，還是要走出門，保有享受偶遇昆蟲的樂趣。

在夏季，游弋常常帶著小朋友們到野外夜觀昆蟲。

● 異色四節盾蝽

● 紅麗長蠶

● 織蠶

● 姬蜂

雜草叢生才是豐富的「多樣性」

在游弋看來，城市公園的養護往往陷入「太乾淨」的誤區。為了迎合遊客對「整潔」的要求，或者迫於投訴壓力，往往將公園裏的雜草除得一乾二淨，鋪上整齊的人工草坪。

「但是只要哪裏雜草叢生，那裏的生物多樣性就特別高。」游弋解釋道，一平方米的人工草坪，昆蟲寥寥無幾；但如果放任自然一點，一平方米裏能長出幾十種本土雜草，蝴蝶的幼蟲就會聞風而來。比如紫花地丁的葉子，正是極其美麗的斐豹蛱蝶幼蟲的最愛。

整潔和生態未必只能二選一

很多人以為雜草會滋生蚊蟲，其實並不盡然。游弋介紹，蚊蟲繁殖，根源是四處零散的積水。公園若能設置水塘，養上小魚，蜻蜓稚蟲就會捕食蚊子幼蟲。一個蜻蜓漫天飛的地方，蚊子往往反而不多。這不代表公園就要放任荒長。遊人步道可以維持整潔；真正要處理的，是角落那些藏起來的死水窪。整潔和生態，未必只能二選一。

在游弋看來，一座城市，除了高樓馬路、步道公園、竹孔、山谷、雜草叢，還住着千千萬萬的蟲鄰居。不用人人都愛上昆蟲，但至少，看見牠們的存在。他非常贊同香港將昆蟲稱為

在福州郊野公園記錄到的兩種蜻蜓。



切葉蜂正帶著牠的戰利品飛回巢。

游弋的經驗是，如果有興趣，可以找到



2024年，海峽書局為游弋記錄的3,000種昆蟲出版了《閩蟲記：都市昆蟲圖譜》。